

□生活时空 孙志昌/文

## 清明柳色青青

清明时节，细雨如织，轻柔地拂过大地，也悄然触及我的内心深处。

记忆中的清明，总是与爷爷紧密相连。爷爷是一位勤劳的农民，每逢清明，总会携我一同去祭拜祖先。那时的我，对清明节的习俗尚且懵懂，只知道紧随爷爷的脚步。在祭拜结束后，爷爷会折下一根柳枝，轻轻插在我的发间，笑着说：“柳色青青，保佑我的乖孙儿平安健康。”

那个时候，我并不懂得爷爷话语中的深意，只觉得那柳枝柔软、清凉，插在头上痒痒的，颇为有趣。如今，当我再次站在柳树下，

凝视着那随风摇曳的柳枝，心中却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。虽然爷爷已离我而去多年，但他的音容笑貌，却如同这青青的柳色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间，是我一生不变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爷爷经常用他那双大手拉着我，漫步于田间地头，教我辨识各种农作物，讲述它们的生长习性。那时的我，对爷爷满怀好奇与敬仰，认为他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。我总是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他，心中暗想，待我长大成人，也要成为像爷爷那样的人。

如今，当我再次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，

凝望那熟悉的柳色，心中却充满了无尽的思念。但我知道，爷爷的爱与教诲，如同这青青的柳色，将永远伴我左右，激励我前行。

我沿着小径，缓缓前行，心中满是对爷爷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。路边的柳树在春雨的滋润下，愈发显得生机勃勃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折下一根柳枝，置于鼻尖轻嗅，那淡淡的清香，仿佛让我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力量。

我深知，无论走向何方，无论经历何种风雨，那青青的柳色和爷爷的爱，将永远伴我左右，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## 春螺味美

春到中段，不但时令蔬菜争“鲜”恐后，各种河鲜、海鲜也正是肥美之时。其中，螺蛳是此时节很受青睐的河鲜。

食螺，据说在两个时段最肥美。一是清明前后，一是中秋以后。清明时节，螺蛳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滋养，尚未怀

子，肉质丰满且富弹性，甚为鲜美。及至春末夏初，螺蛳开始繁殖，不但多子，且味道寡淡。至中秋，产子后的螺蛳又渐渐恢复“身子”，重又丰腴。清明螺和中秋螺，因人的口味与喜好，各取所爱。

在江南水乡，人喜食春螺。有“清明螺，赛肥鹅”之说。一指此时节螺蛳之美，二指古时清贫人家因有春螺“开荤”，其味在寡淡的日子里自是胜过一只鹅的肥美。

曾经吃不起鹅的人家，在回暖的春水里摸盆螺蛳，放点葱姜辣椒煮熟，即是一盆久违的“肥”美。简单的，掏一把过冬的腌菜合煮，其味咸鲜爽口，也是美甚。

春日里，在渠边塘畔摸螺蛳，也是一种乐趣。三四月天，塘坝里的水还带有一丝凉意，浅水处，可以看到一只只螺蛳或吸附碎石或缓缓移动。卷起裤脚，脱掉鞋袜，站到水中，一边感觉春泥的酥软，一边沿堤摸索，不消一个时辰，就可收获满满。

春天，韭菜正嫩，韭菜炒螺蛳是寻常人家案上的佳肴。将新鲜的螺蛳肉与青嫩的韭菜，配上红椒爆炒，鲜韭去腥增香，螺肉汲取韭香提鲜，两者搭配，清新鲜美。

秋螺以大为美，春螺则以小为鲜。春天的小螺蛳，肉质更加细腻软嫩，鲜美爽口。烹饪螺蛳的方式也多种多样，如红烧螺蛳、酱爆螺蛳、香辣螺蛳……春食螺，有“一味螺蛳千般趣，美味佳肴均不及”之誉。

民间有“嘬螺蛳过酒，强盗赶来勿肯走”的俗语，比喻螺蛳之味美。螺蛳之魅力，即便是尝尽了各种山珍海味的帝王也无法抵挡。南宋高宗赵构，某日去大臣家吃饭，这位熟知皇上喜好的大臣，备的珍馐中就有“姜醋生螺”“香螺炸肚”两道以螺蛳为原料的佳肴。

南方人喜食带壳的春螺，剪去尖尾的螺蛳，投入姜、椒、蒜等调料先炒后煮，鲜辣异常，是街边排挡的必备。会吃的，将螺蛳用筷子夹住放入嘴边一嘬，鲜嫩的螺肉和汤汁就轻松入口。有嘴笨的，只好用牙签将螺蛳肉挑出，只是少了“嘬”的乐趣。嘬螺蛳是容易上瘾的，鲜美的螺蛳仿佛就是唇舌上不能割舍的春日之吻，让人沉迷。

## 童趣

陈勇钊 摄



□往事悠悠 缪士毅/文

## 雨中蓑衣情

每当春雨淅淅沥沥之时，我总会想起那件伴随父亲劳作一生的蓑衣，脑海中也会浮现农家田头那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春耕情景。

蓑衣，曾是庄稼人的避雨工具。在尼龙雨衣没有出现之前，每逢雨天，庄稼人全靠穿蓑衣来避雨劳作。蓑衣跟锄头一样，在当时是庄稼人必备的用具。春雨中，庄稼人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手扶犁子，赶着春牛耕田，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春耕图；夏雨中，庄稼人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收割早稻、抢插晚稻，那是一幅夏收夏种的农忙画卷；秋雨中，庄稼人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收获累累果实，那是一幅洋溢喜悦的丰收图；冬雪中，庄稼人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忙着为来年春耕作准备，图个瑞雪兆丰年。蓑衣，伴随庄稼人走过春夏秋冬，也留下了一幅幅乡村农耕画卷。

提起蓑衣，就会想起乡下老家房前屋后的几棵棕榈树。在我的家乡，蓑衣大多由民间手艺人制作，其所用的材料就取自庄稼人自己所植的棕榈树，称得上“就地取材”。老父说，家有几棵棕榈树，制作蓑衣的材料就不用愁了。每年，父亲总要亲自从这几棵棕榈树上剥下几张棕衣，晒干备用。编制一件蓑衣需三四公斤棕衣，对一户庄稼人来说，

需要几年积累。

在家乡，蓑衣有好几种类型，如“老鹰披”“老大”蓑衣等，根据劳作类型来制作。比如，“老鹰披”是为农田里劳作的庄稼人所设计，蓑衣前面短后面长，方便弯腰作业。“老大”蓑衣是给渔夫用的，渔夫需要划船，所以这类蓑衣袖子要长，在站立划船时手臂不会淋湿。就我老家来说，大多是务农的庄稼人，蓑衣就以“老鹰披”为主。蓑衣一般制成上衣与下裙两块，通过上万针串制而成，编制一件蓑衣至少需两三天。记得父亲曾请一位手艺人编制一件蓑衣，当时这位手艺人从早忙到晚，不时穿针引线，经过一道又一道工序，花了两天才编制完成。那密密麻麻的针线，让我看到编制蓑衣并不是件容易之事，不仅需要心灵手巧，还需要耐心细致。

蓑衣，这种“穿”越千年、逐渐远去的“雨衣”，正在淡出人们的视线。不过，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，特别是民宿的发展，现在的蓑衣不再是一种用来遮雨挡风的“雨衣”，而是作为一种传承耕读文化的“符号”，成为一种“艺术品”。而一些民间风物收藏者，则将蓑衣作为一种“文物”，乐于收入“囊”中。

春雨霏霏，蓑衣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记忆，也是遐思。

□抒情天空 魏有花/文

## 三月的乡村

三月的乡村  
被花花草草的妩媚  
热烈地蓬勃着  
被庄稼人耕种的欢畅  
深情地柔美着

田间里劳动的身影  
在春光里醉美  
定格成三月美丽的油画  
树梢上布谷鸟的歌声  
在春风里悠扬  
与农家劳动的歌声  
渲染成最美的交响

一茬又一茬新绿  
被春风赶着  
在三月里聚齐  
一波又一波花事  
被春风催着  
在三月里亮相

一棵榆钱儿  
站在农家的门前  
热热闹闹地摇摆  
陶醉了庄稼人的情怀  
一窝春燕儿  
偎在农家的檐下  
叽叽喳喳地欢唱  
祝福着农家的日子

□星辰留处  
卢江良/文

## 遇见庆庄桥

位于杭州市临平区星桥街道的庆庄桥遗址公园，就在我新买的房子对面。一天，我步行去那边闲逛。只见公园一隅的草坪上，陈列着一座旱石桥，桥脚处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记载着：“南北向跨庆庄桥港。三孔石梁桥，桥长6.79米、宽1米。桥西侧桥名两旁阴刻纪年‘甲子仲冬重建’。”

甲子，作为一个干支，每六十年循环一次，着实让人无法了解这座桥到底重建于何时。不过，桥名是确切的。那天，碰巧遇见一位古稀老人，他在改革开放初曾担任过村干部。从与他的交谈中得知，旱石桥来自庆庄桥港，但那条庆庄桥港已被填没了。我问，庆庄桥港原本在哪里？老人指了下远处的楼盘（那是我家新房所在地），说就在那个地方。随即，又指了一下庆庄桥遗址公园说：“那个公园原先叫‘小凉公园’，是以我们居住的小区名称命名的，后来因为那座桥移过去了，才改称现在这个名称。”

至于旱石桥为何取名“庆庄桥”？当地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：在晋代，星桥街道这一带为临平湖，与杭州西湖同为海迹湖，岸边有一个村庄，名为“庆庄”。当时的村民为方便过湖，建造了一座木桥。可后来湖水经常泛滥，村民就在木桥的基础上，改建成了这座石桥。这座石桥，便取名“庆庄桥”，一以村名命名，二是寓意庆祝。

庆庄桥的来源，大致如此。在临平，它不像广济桥，系古运河上唯一一座大跨度的七孔石拱桥，不仅是古代桥梁建筑的杰作，更是古运河文化的重要象征；也不像横跨于上塘河的五云星桥，荟萃了众多历史上重要事件和人物，且是星桥街道的命名来源。庆庄桥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桥，一座默默无闻的桥。

然而，每当我瞧见那座旱石桥时，总会想到临平区特别是星桥街道的过往。在我的心目中，庆庄桥已不再是一座连接两岸的实体建筑，而是一处承载着地域变迁的历史遗存——它镌刻着一方水土的独特印记，凝聚着一个地域的人文风情，从遥远的时空穿越至今，让城市留下了记忆，让人们记住了乡愁。